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七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

宋 楊萬里 撰

碑

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謚忠肅

虞公神道碑

自昔立國者不幸當强虎狼之敵非得天下之大勢國未易立也大勢一得則萬億年之基可定於一日不然

百戰萬舉何益於成敗之數是故吳以赤壁晉以淝水吾宋以牛渚皆以一日之大勢定基而立國者然赤壁淝水之役乘其方鋭之初君子以為易牛渚之役振於屢敗之後君子以為難客有問者曰事難而功反易何也曰我高宗皇帝知人如堯善任使如漢高祖而已其人受任使者為誰曰丞相虞公公有勇力乎曰否公儒者也公非賁育公焉得力公有術數乎曰否公德人也公非孫吳公焉得數然則曷濟登茲曰忠誠而已方諸

將皆遁而我師大潰公身先冒死以激怯懦不以忠乎方金將遺吾元帥書以行碁間公昌言其詐以安危疑不以誠乎夫大忠可以貫日月何人不感至誠可以動金石何人不懷感一而萬從懷一而萬順惟吾所向何敵不克何難不濟何功不成哉故曰公之成功忠誠而已客曰是矣然君子以謂堯之知人猶失之鯀漢祖之善任使猶失之綰與濞今我高宗一舉而得公公一戰而定國故公之功難於周公瑾謝幼度而高宗之聖賢

於堯與漢祖逺矣嗚呼盛哉嗚呼盛哉公諱允文字彬父隆州人也系出周虞仲在六國曰卿在唐曰世南七世曰殷守仁壽郡即隆州也因家焉曾祖昭白祖軒父祺皆贈太師周魏秦國公秦公仕至左中奉大夫德陽縣宰潼川路轉運判官初秦公未有子禱於梓潼神是夕夢入一官府見一大官衮冕迎秦公執客主禮甚敬主人忽指其側一人介冑而立者曰此為而子秦國夫人娠公將生戶外有異光方六歲暗誦六經十歲賦詩

有驚人語諸老知其遠器未冠屬文有能名初不欲以門子進秦公曰汝薄吾澤耶公乃拜命鎖廳試凡四薦名至紹興二十四年第進士竟如志初仕監成都府榷茶司賣引所又監雅州名山縣茶塲權四川都大提舉茶馬司幹辦公事四川揔領所辟差幹辦行在分差户部粮料院既登第轉左奉議郎通判彭州未赴制置司檄權黎州改知渠州名除秘書丞兼兵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除吏部員外郎兼權樞

密院檢討又兼校正又兼右司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兼
權中書又假工部尚書使金歸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
院兼侍講為江淮督視府叅謀軍事拜兵部尚書川陜
宣諭使孝宗即位徙知夔州未上名除敷文閣學士知
太平州改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宣諭使就陞制置使
改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徙知潼川府未上再知平江
府名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改叅知政事兼
同知樞密院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宫名拜知樞密院事又以知樞密院事為四川宣撫使

名拜樞密院事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樞密院使兼制國用使濟國公進左丞相兼樞密事華

國公終少保武安軍節度使西川宣撫使雍國公以少

傅致仕薨贈少師又贈太傅謚忠肅今上慶元元年贈

太師公在茶馬司使長賈思誠議增茗課公力諫不從

謁告引去公在渠州地堉民窶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

流江一邑尤甚公亟除之然後上聞歲減緡錢六萬五

千有奇遠民呼舞考試類省所得多知名士宰臣沈該薦公於高宗名見公獻言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法祖宗時論韙之顯仁后始崩百官入臨皆吉服公獨變服有非之者公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公在西掖秦檜妻王贈希妙先生富民金爵以奴事檜而累官至閤門宣贊舍人給使元君實以結宦官而超除樞密副承旨公皆封還詔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出知衢州公請留之時諸軍帥皆以宦官充承受公奏罷之紹興季年和

議既久敵情叵測而朝廷翫愒晏然無虞公因見上力陳敵必渝盟敵來之道有三曰川陜曰荆襄曰淮東彼必不出於此必以正兵出淮西奇兵出海道宜為之備時上方在顯仁諒闇太息深以為然未幾公使金館公者與公賓射公一發破的君臣驚異公見金人猝猝輓芻粟肄舟師歸見上再申前言請備之上繼使徐度使金還言金無變意三十一年五月金使來賀天申聖節因索將相大臣割两淮地上始悟公前言乃以劉錡為

淮東制置使京畿河北等路招討使軍於建康王權與錡姪汜副之九月金以重兵出淮東劉錡禦之完顔亮自將大軍自壽春渡淮入攻衆號百萬王權禦之既而二將望風遁還而權以僞退誘敵為辭公料權必渡江南犇白執政執政未信十月丁巳諜報權果渡江中外大震上避殿減膳面諭宰臣議散百官浮海避敵宰臣陳康伯曰不可於是上始聞公料權必敗謂公知兵心倚重焉急名李顯忠為淮西大將命知樞密院葉義問

督視江淮諸軍事以公為叅謀洪邁馮方俱入幕府庚申公辭行上曰卿詞臣不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姑為朕行公泣謝曰主憂臣辱臣願盡死力辛酉公出修門聞王權盡失淮西劉錡盡失淮東錡亦托疾過江戊辰公至京口見錡問兵敗狀錡抵讕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公曰敵席捲兩淮直窺江表今日用兵為得已乎屬建康告急公與義問倍道而進十一月壬申劉汜又大敗於瓜洲亮以兵向采石即牛渚也甲戌公與義問

至建康是夜有詔罷劉錡以成閔代名王權以李顯忠代於是義問檄公如池州招顯忠領西師且犒師采石乙亥公行是日金亮已次采石刑白黑馬祭天期以詰朝渡江丙子公未至采石十五里所已聞江北鼓聲震天公見官軍十十五五坐道旁葢王權敗軍也公念權已去顯忠未來若坐待顯忠國事去矣呼而問之曰金亮在江北汝軍何乃在此從者皆勸公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它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

彼自有將帥公奈何代它人任責以速辜公曰吾任從臣使敵濟江則國危吾亦安避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不敵則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進而死死吾節也策馬至采石趨水濵望見江北敵兵連營三十餘里不見其後號七十萬馬倍之而王權潰兵只一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為遁計公名其將時俊張振戴臯盛新王琪勞問之曰敵萬一過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乎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

乃不得一戰報國乎衆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公覺其可以義動因謂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此軍矣衆愕立曰是誰也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公曰今顯忠未至而敵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擊與諸公戮力決一戰何如且天子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今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若有遁者我亦歸報某用命某不用命衆皆曰如此則我輩効命有所付矣請為舍人一戰公

即與時俊等謀整步騎為陣分戈船為四其一上下東西兩涯為游軍其一載精兵於中流以待戰其二伏内港以備不測號令甫畢公復上馬至水濵見北岸有一高臺其上立大朱綉旗左右各二環立侍者中張以大黄蓋有一人被黄金鎧據胡床坐其下者金亮也忽敵衆大呼聲動天地亮親秉一小朱旗麾舟數百艘絶江而來一瞬間七十餘舟已達南岸其登岸者與官軍戰我師小郤公乘馬往來陣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

畧聞四方令可壯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耶即手揮雙長刀出陣奮擊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俘斬畧盡其中流者船小而卒衆又自爭舟兵刃隔塞運棹不俊而我之艨艟往來如飛横突亂刺敵舟破溺死者數萬頃刻江水為丹敵引餘舟遁去公命强兵勁弩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還數尸四千有七百殺萬户二人生得千户五人女真五百人是夕公具捷奏以聞椎牛釃酒大享將士公謂敵明日必復來

乃與諸將再往水濱整備步騎戈船出海鰌船五之二以其半直北岸上流楊林河口以遏敵舟之所自出丁丑敵衆如墻而進我師射之應弦而倒死者萬計舟來未已海鰌逆擊敵舟大敗顧見我師扼其歸路即縱火自焚我師舉火盡焚其餘三百艘金亮遁去入揚州留遣一騎遺書招王權其辭若與權有宿約者公觀其書權之將佐變色公慮生變即顧諸將曰此反間也欲以携我衆耳諸將拜曰賴公明當効死以報是日李顯

忠至公諭之曰京口無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百艘會京口庚辰公至京口謁劉錡問疾錡執公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儒者我輩愧死矣時京口止有戰艦二十四艘會李顯忠戈船亦至公與楊存中成閔謀曰敵棄采石來此欲出我不意亦反出其不意庚寅大閱舟師大而艨艟小而海䲡皆外堊板城中運機輪但見舟行不見有人

三周金山泝洄往來矯如白龍怒飛水上風濤掀天江水盡沸北岸敵將憑壘縱觀駭愕皆以為神亟遣人報亮亮至見之笑曰此紙船也欺我哉因列坐諸將一將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進亮震怒拔劍數其罪命出斬之哀謝久之亮曰姑赦汝宜率諸將五日必絕江違命先斬諸將退曰南岸必不可往往即死亮不可諫諫亦死盍先誅亮亮居瓵山寺乙未諸將偽效南軍刲呰直至亮幄前閽曰何為者曰欲奏事既入則亂射幄中亮

被箭呼曰汝南人乎吾人乎皆應曰吾人遂連射殪亮

十二月己亥公與楊存中皆具奏以聞公尋詣闕奏事

甲辰公至上見公慰藉甚渥公謝曰此廟社之靈陛

下之英斷臣何力之有公因奏曰采石之役張振等

以偏裨勝金亮令止賞以三官臣願貤臣官以賞振等

上曰曩日江上事勢此何等危事如此宣力功其可忘

耶陞振等正仕承宣觀察等使於是劉錡致仕王權劉

汜削籍流嶺表上命公往經理兩淮公請以兵斷敵歸路

徐發京口之師襲之為進取計比至淮上諸軍先已過
江盡復两淮矣戊申車駕幸建康於是有宣諭川陜之
命三十二年春公自襄漢而西開幕府於興元初與大
將吳拱李道會於襄陽既又與吳璘會於河池又與璘
會於秦州前後博議經畧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
振守淮西趙撙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彦合軍
於商州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粮以取河
南因河南之粮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粮運省

至如兩河可傳檄而定初以此策聞於高宗又以聞於
孝宗經理有緒關河響應旌旗所指軍民歸附日以萬
計且爭出芻粟牛酒以迎王師遂復涇原熈鞏等十六
州而蜀士楊民望者娼公沮撓於中謂宜棄新復州郡
而退守蜀之故封言者信之大臣史浩主之公屢爭不
能得乃請入見而陳便宜詔許焉既見孝宗問棄地得
失何如公以笏畫地且陳形勢險要如是而固吾蜀如
是而基進取上慨然曰史浩誤朕公既忤時宰於是辭

之任時隆興元年春也明年春襄陽有警名歸於是有
宣諭湖北京西之命未幾進制置使公開幕府於襄陽
與大將王宣趙撙等會議攻守之策以為荊襄藩籬實
在唐鄧然勝勢在唐州方城其次樊城其次光化軍而
唐鄧無城難據守乃先城新野次城唐州又開泌河以
通漕運藩籬既固則襄漢久安此守策也王師進取之
路出蔡以睨陳出襄郟以襲許出汝以逼洛出嵩虢以
震河東出商以圖陝西此攻策也部分已定累奏以聞

而宰相湯思退欲速和親議棄唐鄧既而二州之民敵皆孥戮上亦悔之名公詣闕未至而有姑蘇潼川之命旋又有名歸之命公累辭不獲叅知政事王之望忌公請少須政成名用未晚上可之而名公益急既至見上即除簽書樞密院事而之望未之知也命下之望失色初敵議和其約曰俘馘兩還叛亡則否至是併求所否公執不與未幾有叅知同知之命適議母后戚畹恩澤公請視舊差增視今損半蜀軍請謀帥或薦王權公執

不可金使來聘故事大臣躬與除館公獨不行虎賁給
其厮役公請易以材官使者驕惰公請斬之不果識者
韙之湖冦李金頗熾潭帥劉珙請濟師公曰鄂將可用
而與某州將不相下即遣鄂將而以某州將繼之鄂將
聞之力戰禽賊時久不置相有兩叅預會蜀人李宏求
中書除官同列欲與之公曰是富者子吾曹可不避謗
同列不悅言於上曰虞某納李宏玉帶將除以某職御
史章服附其說以彈公請付廷尉匄罷政於是有太平

興國宮之命獄成有司懷二奏以俟伺上意上迎問曰帶自虞其家出否對曰否於是同列亦罷政李宏流新州章服貶秩紬中外讋服即名公於是有知樞密院之命未幾蜀帥吳璘卒於是有四川宣撫之命上輟所御履及黃金甲胄賜焉公開幕府於利州時軍政蠹民力愈凋公曰敝之攸興興於大將之貪與私也於是首劾大将任天賜剥其下以為苞苴又劾幕掾王槐孫以戰功官其親族又劾守令劉珙宋琛等十一人之病民瘝

官者首薦員琦為西帥吳珙為東帥又薦可將材者三人又薦其次者五人進退偏裨二百餘人大將得人後進獲伸諸軍驩呼四蜀交賀於是開公正絶請謁繕營壘脩械器明勸沮甄窳良拔智勇絀姦貪戢掊克禁子本杜私役訓技擊汰老瘽刋虛籍核贗名一日罷浮食者一萬有七千餘人乃闢蒐庭乃試射俟今之挽弓一石有五者昔之減於一石者也今之蹷弩五石有五者昔之三石者也至是軍政脩矣請擇使者厚賈胡簡權

奇却罷鶩設監牧廣騋牝至是馬政脩矣又請捐公錢一百萬緡代民補輸自是一歳軍需減錢穀九百萬有奇四路郡縣除逋負緡錢三百四十三萬有奇又禁兩稅之豫索者又禁醝酒之豫輸者又減常賦之虚額者適邛蜀等十四郡告饑則發帑廪除年租活流民數千萬口至是民力裕矣法行之初謗讟盈路或謂名變公不為動既而下無異論蜀民頓蘇軍政一新實自公始公引疾匄祠一再愈力上優詔名公降詔者一錫宸翰

者二遣中使迎勞趣行者五公同名者入待命北門草
麻除樞密使未幾有右輔平章兼管樞使國用之命時
乾道五年八月戊子左相陳公俊卿薦龔茂良宜在本
朝有詔補外陳公見上慍見上震怒陳公退匄罷政上
不留行恩禮頓衰公泣入見上為陳公推謝且言願全
所以進退大臣之禮上怒未息百拜於前始授陳公觀
文殿學士知福州汪應辰曰虞公所謂范堯夫佛地位
中人也聞者一辭上自即位再郊見上帝皆以雨望祀

於齋居之宫六年卜郊及期又雨公憂形於色是夕公
雨立沾衣炳薌籲天引咎責己丙辰開霽上登壇成禮
公感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
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策目曰材館録聞人
一善必書一再諭蜀首薦汪應辰趙雄黄鈞梁介范仲
芑章森前後居中及為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
留正鄭聞周執羔王希吕韓元吉林光朝林撫丘崈晁
公武吕祖謙張琥楊甲王質辛棄疾湯邦彦王之奇尤

衮王佐王公衮又用吕原明司馬康故事薦張栻入經筵又薦布衣李垕制科一時得人之盛廪廪有慶歷元祐之風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公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其利甚厚而為勢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奇絹以疋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九州之民呼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會慶聖節燕羣臣及金使酒半上

起更衣使者容諏儐曰侍坐孰為虞丞相覘者以聞上命儐與之見公於幕次歎曰真漢相也上大喜召公見曰卿能重中國如此七年春建儲公言於上曰皇太子宜日聞正言日見正行以養成其德必與正人處乃薦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劉焞李彥頴為侍講侍讀會慶節金使烏凌噶天錫來賀入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遺上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公請駕興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官傳宰相之令云使人

好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譙責乃因儐者懇祈詰朝朝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於邊郡令檄敵中天錫歸果獲罪上遣使使金請陵寢地金不可而荆襄羽書報云金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以來中外洶洶於是荆襄大將韓彦直帥臣張棟請發兵禦寇公料敵決不敢動戒邊臣勿妄動已而寂然中外大服其後書贊稱公鎮物如嵩岱決事如蓍龜者以此一日有報國門外海舶數百艘將及岍者中外恍駭上召問公公

對當是外國賈舟風飄至此果高麗賈人也上志克復甞手筆付公曰朕必欲用武臣為樞密曹勛如何公執奏不可上勉從之未幾復用張說為簽書樞密院廷臣極諫上怒甚公力捄解皆授以郡上蒐講官制欲正左右丞相之名於是有左丞相之命八年公引疾求去不許御史蕭之敏彈公移帝城騎兵一軍於建康非是上曰丞相有大功勿移彈文之副公伸前請祈致其仕三請不許强起視事之敏外補公上疏留之不報朝論歸重

尋力祈解政納祿其詞危苦上察公意不可奪於是有
少保節度使宣撫四川之命錫宴禁中上賦詩餞行有
云歸來尚想終霖雨未許鄉人衣錦看又詔奉常賜公
家廟五室祭器其後大臣不復有此公開幕府於漢中
建諸蜀軍口衆者徵增其廪於是諸軍大悅又請關外
四州之民凡養馬者復其賦役於是馬數歲滋又大將
秦琪以邊頭六軍兵將散漫地勢回遠公請隨地易置
左右前後中軍之部分以便緩急於是軍勢首尾相應

商虢之間有寇璘者擁衆數萬嘗欵輸於我公不輕納
敵中捕之或請增兵不為增敵卒自退契丹之使曰六
彪者潛請合力於我俟命於西利州上久不遣會其屬
疾公請遣還無致後悔青羌犯邊制司請發兵公止調
緜州兵三百留屯成都聲言擊羌而實不進羌自散上
鋭意大舉密詔趣迫公不奉詔復於上曰機不可為但
令機至勿失耳植根本圖富强待時而動可也安敢趣
師期為亂階乎公注意將才偏裨行伍寸長必錄延見

慰薦人人得其驩心幕府再招人士如韓曉王元李昌圖韓炳陳季習陳損之李舜臣後朝廷皆賴其用云公念屬任至重益務修軍政裕民力儲財用戴星乘馬氷滿髩鬚人不堪其勞公不顧也竟以此得疾而薨實淳熙元年六月癸酉也享年六十有五是日大風揚沙前兩夕大星霣於軍前太史奏將星墜云訃聞上大慟輟視朝於是有贈少師太傅之命公妻王氏成都甲族累封蜀國夫人三子公亮奉議郎直秘閣前四川制置司

參議官公著朝散郎知開州公遜奉議郎餘杭縣丞女樞娘適從仕郎黎州軍事推官張熠孫八人易簡承議郎前襄陽軍使剛簡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方簡宣教郎知瀘州江安縣炑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夻簡宣教郎知成都府郫縣丞普承奉郎曾泰未奏公事泰公泰國夫人至孝宅夫人憂哀毀柴立既葬伏哭墓前傴仆不能起阡中有枯桑是夕兩烏巢焉里人賦詩頌其孝感泰公嘗疾篤公驚愳書章黙禱於天云願移父之

疾加臣之身減臣之年為父之壽秦公即瘳後一星終乃薨公在紹興隆興間以忠孝文武勲名徳望與魏國張公浚相頡頏孝宗嘗稱公曰令閫外能類魏公者獨有卿耳然二公以身狥國皆不免於讒口頼主上聖明其言不行魏公嘗遺公書曰自昔任事於外鮮獲安全優游不為辠有後福公嘗以聞且言於上曰一天下輿圖易一朝廷議論難公天資寛厚每以徳報怨故王之望公所薦馮方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而附

它執政彈公及公為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水死而祿不及嗣請官其一子服久逺竄請貼職授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如公曰聖人不言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乎有以明哲保身規公者公曰仲山甫之明哲不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乎公之經學絶人如此公性廉介雖君賜亦固辭初除簽書樞密賜白金及繡疋両各一千力辭得請乃已後諭蜀辭行賜錢一萬緡至蜀以市國馬大將有獻附子發之金也

有獻家釀珠也公笑曰是宜以劾之近名卻之而已公頎而長山立玉色望之如神仙中人其音如鐘傑魁俊偉慷慨磊落内無城府外無邊幅好士如好色視軍士如視其子待内外族親如待家人居家雍容無疾言厲色不訾飲食不詈臧獲謁鄉郡太守出入不由中門自秉政至蜀退食必觀書為文立成不凋而工嘗注唐書五代史有詩文奏議若干卷諸孤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後二十八年不遠八千里遣一介行李來廬陵請

銘萬里嘗待罪太史於職宜書銘曰
維古南國以江為壁維宋中興以人為城孰為其人虞
姓雍公玉立長身岩岩岱嵩高佐我高宗克敵稱雄匪公
則賢高宗睿聰揠而將之萬英之中紹興辛巳彼師㬥
至其來衝風其譟動地我師既潰彼鋒益鋭公奮孤忠
轉敗為功敵帥射天岱嵩壓之敵騃飲江岱嵩蹈之蹈
之則斃壓之則殪赫我天聲濯吾王靈風鶴弗鳴彼自
震驚草木弗兵彼自剭烹在昔典午有導有安昌嘗帥

師與敵周旋武哉雍公儒衣據鞍矢石紛前對之夸然
弗色弗聲弗麾弗旗笑談之間綏靖江干乾坤再安神
人重驩赤子晏眠今四十年公事高宗盡節盡瘁萬事
不理惟理一事公相孝宗端委廟堂旁招俊乂寘彼周
行維宋中興兩社稷臣前張後虞皆蜀之人相望有偉
與宋靡已作頌以紀太史萬里

宋故少師大觀文左丞相魯國王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齊聖天授勇智天挺有闔闢宇宙旋乾轉坤

之姿藝祖之神武仁宗之仁儉神宗之英明高宗之武文集四聖之大成金聲而玉振之者也而稽古舍己比崇華勛聞善從諫兼徽湯禹聖而不居能而不矜漢五鳳唐貞觀風在下矣故其圖任相臣在初元時則有若魏國張公浚在中年時則有若雍國虞公允文皆駿發揚厲誓清中原人咸謂君臣投分一何契也至其季年則不然乃選於衆而舉魯國王公公之為人貌不褟其剛動不顯其方吶吶恂恂言徐色夸以春遲冬温之

氣當風行雷厲之威人又謂君臣異趨又似睽也然公自疑丞以宅該輔十有四年視前數公獨久厥職筴效考成濟登隆平日不足而嵗有餘也朝廷清明綱紀爰整衆正列布百度咸熈民物樂康邊鄙清淳淳熈之治視慶歴元祐無所與遜臣主之賢又何偉也嗚呼孝宗之遠猷深㫖是可得而天窺海測也耶公諱淮字李海其先太原人五季避地至婺八世業儒曾祖本祖登策進士第終官承議郎知湘潭縣父師德宣義郎皆贈太

師魯魏楚國公母時氏封魏國太夫人公自幼警敏寡笑與言表和裏正力學工文紹興十五年第進士時年二十為台州臨海尉太守蕭振一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公入幕府造朝改左宣教郎累遷校書郎高宗皇帝命御史中丞朱倬舉可御史者以公應詔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時宰相湯思退無物望公條其罪數十

於是策免公論踶之至於宰士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之掊克吉州守臣魏行虛增鬻公田之估皆奏免所居官陳輝王傳之才皆薦為郡如兩淮之互市如七閩之鬻鹽如諸道之預買折帛如淮漕之奪民榷酤皆言其弊多所施行丁楚公憂既葬奉母廬墓哀動行路免喪除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時孝宗隆興二年也舊制之鬻鹽官自為塲其後户計人筭强而售之淆以泥沙損其銖両公復其舊小民大悅未幾召對言於上曰

堯以知人安民為難舜以明目達聰為急願陛下以堯舜自期羣臣以堯舜其君自任又曰自治之策治内有三曰正心術曰寶慈儉曰去壅蔽治外有四曰固封守曰選將帥曰明賞罰曰儲才用上曰卿曩居言責論議誠確除秘書少監時光宗為恭王上妙簡師友首命公兼王府直講國史院編修官執政錢端禮私謁於公正色拒之會王府生皇孫公請正其典禮端禮因是譏公上知公不安乃命知江州改建寧府仍直敷文閣至郡

老少逆其境曰吾一佛復來矣公儉以裕財用寛以撫軍民民有骨肉之訟者曉以恩義有泣而去者獄無訟係里無歎聲就遷漕未幾得名御史李處全沮之詔仍故官遣之北溪湍悍方舟以濟每桃花水生隨綴隨裂民病涉焉公伐石為梁官費而民不與梁成而民不知民堂其南涯肖公像而祠之改浙西提點刑獄見上陳閩中利病四事天語褒嘉且令一至東宫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既至官下精意讞平寃者輳集有數十

年不决之訟皆與直之於是有司不敢怠事獄吏不敢
舞文囹圄屢空民知遠罪諸邑有前期借民租調者公
下令必罰民用貽蘇治最上聞以太常少卿名近習曾
覿一再來見公竟不見聞者欽歎兼中書舍人吏部侍
郎太子左庶子未幾西掖為真兼知學士院侍講太子
詹事會郊祀恩應任公舍其子任其弟時閤門官陳覺
民超轉遥郡防禦使近習龍大淵贈太師仍畀開府儀
同三司恩數叅知政事姚憲罷政除資正殿學士戚里

張說為樞密罷政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書公自
掌帝制訓詞深厚有西漢風如蘇公軾贈太師詞尤為
海內傳誦除翰林學士知制誥知貢舉上嘗與公論及
朋黨至是發策問士以崇名節惡朋黨士風丕變得士
最盛上問公以文行之士公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後
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事公言於
上曰曩者大臣知以和為和而不知以和為戰於是一
新經武大整師律請令蜀中軍帥補置偏裨者必諳密

院以審其才諸將勿私置親軍以消其黨廬州勿撤戍
兵以嚴其備中外諸軍勿互招亾卒致紀律之不嚴荆
襄士夫勿私役民兵致忠勇之不振薦蜀帥吳拱才可
登用郭田張宣才堪為帥辛棄疾平江西茶寇上功太
濫公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
庫彥威失利之罪靖州寇盜擾邊楊倓奏田琪失利之
罪公謂二將戰没若反罪之何以勸士三年八月除同
知樞密院事靖州蠻既平率逢原殺及老幼文州羌既

定李昌祖誘殺降者公皆請懲其罪四年六月除參知
政事先是參預龔茂良之政大抵慕魏相庶位承風多
過於苛龔既去時宰席久虛公與李公彥頴同秉大政
贊上以治尚忠厚諸路奏讞多所平反政刑中和一時
氣象藹如也五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蜀帥胡元質奏
黎州青羌寇降公請詔守臣不得邀功吳挺奏草羌寇
亦降公請詔撫之以勸來者先是蜀帥范成大言興元
軍帥郭鈞御衆無術至是折知常乃言鈞治衆以整成

大言吳挺頗失士心至是胡元質乃言挺治軍有紀上聞鈞挺一人而毀譽二三公曰挺固未可遽寵鈞亦未宜遽用此抑揚之理也五年十一月除樞密事詔班綴恩禮並視宰臣上從容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公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宰相趙雄言北人歸附者俾以員外置之職宜令請吏部上曰姑仍舊公贊曰聖意即天意也雄又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公曰堯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疏骨肉之恩可乎郴寇陳

垌頗張帥臣王佐請節制諸軍公言莫若使合展其效

寇平公言佐之功卓然賞不宜薄上即除佐次對又言

佐用流人馮湛有功請先釋其纍因趨上其功又言軍

志曰賞不踰時請趣佐上諸軍功狀殿巖步軍帥岳建

壽初充職即鞭其偏裨十人有死者士有怨言公言恩

未加而威先之請容賜訓敎薦陳湊伉健無華王世雄

奇龐有謀上旨將之楚州守臣翟畋專殺八盜池州守

臣趙粹中專殺一驛騎皆罪非殊死公言其寃而正二

人之罪廣西帥劉焞平妖賊李接上問焞功孰與辛棄疾王佐公曰弗如也乃畀焞集英殿修撰七年詔王棊起居不名黎州寇平上曰皆卿協贊之力江湖廣寇卿力尤多至於賞罰惟允遂為後法昔陳康伯雖有人望至於處事皆不及卿蜀帥言昨平蕃寇將臣成光延高晃失律公請奪爵或流竄上曰不已輕乎盍從軍制公曰故事平内寇之功其賞半於平北敵之功罰亦宜然上欣然曰朕因卿言釋然有悟乃命減死公執政七載

多在樞廷凡選授中外將臣及邊方守臣各稱其職有
泛求恩倖從中出者皆執不行四方所陳軍務雖數千
里外應之皆切中事機上眷益隆而公益夙夜兢兢朝
野賢之望其為相八年八月癸丑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封福國公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朝士相
賀曰此傅霖也時户部言諸郡旱者口筭絹錢其緡八
十餘萬上喜命相而雨盡除一年於是公請發廪以賑
兩淮之飢擇官以檢民田之損糴官粟以平畿甸之穀

價於是富民無縕年貧者無道殣民皆欣然若更生焉

先是丞相趙公雄蜀人也故蜀中名士多汲引在朝及趙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皆有去志公謂一宰臣去所用者皆去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於是求去者留久次者遷蜀士乃安朝論以為盛德事有王淑簡者蜀類試第一人也趙公薦之得名既至而趙去公力薦其文行用為博士近習王抃為樞密都丞旨怙寵為姦中外莫敢言者公極陳其罪語甚切謂自古人

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公薦名儒蕭燧代之小人屛跡言者論冗官之敝請損任子公請自大臣始人服其公及郊祀任子减前郊之半上甚喜時有謂公省事多積除吏多滯者語聞上問久不除郡守何也公翼日啓擬三人上問孰可帥蜀公以留正對命下諫大夫黄洽賀上曰蜀帥得人矣上喜以其語告公於是薦劉國瑞可風憲李昌國可判曹趙汝愚可閫帥張杓可畿漕上曰卿邇日選用得人決事惟允公曰臣薦一士則讒

興決一事則毀至非聖主責臣以久不除吏臣何敢哉

先是故相梁公克家久外公嘗從容上誦言其賢九年九月己巳拜公左丞相克家右丞相二公對持國秉同心輔政上虛己信任士夫翕然歸重天下顒然望治公首以進賢報上為己任謂李椿之老成朱熹之練達可以寄民命上使椿帥長沙熹為浙東常平使者謂鄭丙之剛正芮輝之文學可以侍經幄上使輝為侍講丙為天官謂余端禮之精密曾建之風力可使居民曹謂蔦

邺之行誼熊克之文辭可使登法從又謂補館職之缺員以儲人材選治郡之高第以為郎官上嘗訪公以當世人物公言儒學政事之臣如京鏜謝深甫鄭僑何澹袁說友吕祖謙尤袤謝諤閻蒼舒羅點范仲藝洪邁沈揆陸游倪思莫叔光宇文介謝師稷王正已趙思趙汝誼何萬鄧馹陸九淵劉頴趙䍩詹元宗呉燠陳仲諤詹騤周頡黄黼蔡戡林枅李壁鄭鍔趙彦中豊誼詹儀之方有開皆一時之選也上皆用之又薦李處全及錢端

禮之孫象祖為郡守上曰王某長者一日上謂公曰今中外得人前所未有復見古風矣故淳熈人物之盛至今以為美談然公守法度愛名器重人命欽刑罰惜人材全始終恤民隱宣德意審幾事持遠謀夙夜切磋無微不盡故鄭丙議戍期至而不之官者必嚴其禁令公請遵行之法林宗臣議私請託以求薦舉者必白發其書公謂長告訐之風鄧𣏌祈改丹書而宰掾謂其罪不可揜或欲屈法以從所祈公曰如是則有司可廢矣進

士有求以免舉之恩為陞等之恩或謂求者止八人何必靳公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矣宦官張法為請以已之官貤其子公言其子以為遥郡法不應遷龔頥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公言聖世無近北門不可啓公之守法度愛名器如此丹陽民有擅决湖水以漑田者張杓請重其罪公言民嘗請而官不報罪不在民又有飢而强借民穀者執政請痛懲之公言令甲飢民刼食罪不至死左帑胥吏受賕抵罪者三十人公言刑者

頗衆恐傷好生之德於是流一人刑三人夔帥林栗奏部民譚汝翼豪横可殺公言今人殺汝翼下人一百七十餘人汝翼止殺今人十七人謂宜減死於是止從編置吳宗旦劉國瑞請為盜者必殺公言若爾則盜必曰殺人者亦死等死耳何憚而不殺人乎公之重人命欽刑罰如此故相陳公俊卿請老公言其材可惜未宜遽從趙公雄請祠公言人材實難亦未宜聽右相梁公克家告病求去公言時方盛寒請留之以經筵在京祠官

之職使春暄而後行部使者曾逄請祠以養親公言逄之孝養宜加以貼職美名之寵士砥礪於風俗周拯有才而人多議其輕公言跅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上遂用為郡守辛棄疾有功而人多言其難駕御公言此等緩急有用上即畀祠官公之惜人才全始終如此版曹王佐言諸路旱暵除租至五十四萬石上疑其過於多公言其非過趙子濛言捄荒多濫公言百姓其謂朝廷輕失人命而重發倉廩雖知其濫可不從厚沈宗禹請

行推排貧富升降之法公言開更相糾舉之害甚大退謂同列曰吾輩見民疾苦當如疾病之在身王佐請諸郡上供一歲再校後期者罰公言頃歲嘗以校殿最州郡爭先鞭笞苛峻有至死者今若一歲至再其害不細謂宜止於每歲之杪擇一二逋負之尤者罰之庶幾吏不急征民免苛政上大喜曰甚善公之恤民隱宣德意如此上嘗論唐太宗之功業因歎大功之未就公以先德後功為規上嘗遣楊邦彦使金而金帥不禮吾使因

歎宿憤之未攄公以上策自治為獻金使魏正吉朝賀不肅公責之以朝儀卒致其恭順而成禮上欲廢樞密院之非古官公言軍務至重不宜弛備以示敵公之審幾事持遠謀如此公所建明上皆施行此其尤著者十一年冬邊吏言金主歸朔庭公言於上曰敵之情偽未可知也或中原豪傑起而圖之為我驅除亦未可知也所宜先者擇將帥嚴守備明斥候峙糗糧耳邊吏又言敵境檄稱其主巡行故國南朝來歲賀正旦生辰使暫

輟一年上曰彼止吾使若彼使至則如之何盍亦遣使郊勞乎公曰彼既止吾使亦必暫止彼使未幾邊吏再言敵境有檄果亦云然上再三嘉公曰卿言於前乃驗於今真廟謨矣時高宗皇帝聖壽新歲八十公言禮之大者儀必極其崇慶之隆者澤必侈其溥上命公緜蕞其典十三年正月朔上躬率百官朝德壽宮奉玉巵上鴻號禮成發德音行慶澤羣公百執進律增秩於是恩達於薦紳矣太學弟子員徑詣太常於是恩達於韋布

矣虎賁材官餼賜餐錢於是恩逹於尺籍伍符矣敬老
尊賢薄刑已責於是恩逹於幽人山農海隅蒼生矣公
亦當進兩秩增封邑公懇辭焉退而喜曰吾求去八九
矣而上不聽今可以從此逝矣三月祈上丞相印綬歸
田里章四上不許九月再請爲祠官又不許進封魯國
公來年六月又累章申前請又不許是秋髙宗升遐一
時典禮皆公所定北敵遣使來賀生辰或謂上在哀疚
既不受禮宜辭其來公獨言繼好已久驟辭其使未可

也謂宜除館延之徐議禮遣從之上欲遂服令皇太子參決機務迺於祥曦殿西序設幄次命曰議事堂每有大政宰執詣堂稟議翼日隨皇太子詣内殿進呈時公當軸寖久盡瘁夙夜重以魏國年高有去思而國邮方殷欲去不可閔免躊躇非其志也來年春高宗祔廟公乃上章匄祠見上面控其辭危苦上惻然曰丞相無苦敬當勉從除觀文殿大學士仍前特進魯國公判衢州從公便鄉隣侍板輿之志也詔許辭行拊勞再三退辭

東宫慰藉周悉宰執百官設祖帳都門外觀者歎息侍
親歸里犨耋驩迎親故歆豔以為古人戲采晝繡公獨
兼之公即日上章力辭典州請為祠官上恩閔勞改提
舉臨安府洞霄宫未幾孝宗倦勤光宗嗣位公以舊學
首奉明詔詢初政公荅詔言極切至大槩謂盡孝進德
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上欲拜公使相而公宅
魏國憂有詔服除日降制公念母子相為命者六十四
年至此痛極不如無生誓以素食終喪既卒哭得脾疾

親舊勸公曰此素食所致也喪有疾御酒肉禮也盍强食從禮言未畢公一慟幾絶勸者乃止未幾小愈聞王人及門傳宣慰問且遂魏國以白金及帛疋兩各七百公起拜命自草奏稱謝一日忽語家人子曰易卦六十有四吾年亦然即命子弟執筆自占表章祈致其仕翌日夜漏下十刻薨於正寢實淳熙十六年某月某日也先是一月有大星霣於里門遺表上聞兩宫震悼輟朝二日贈少師遂以白金及帛疋兩各千令奏親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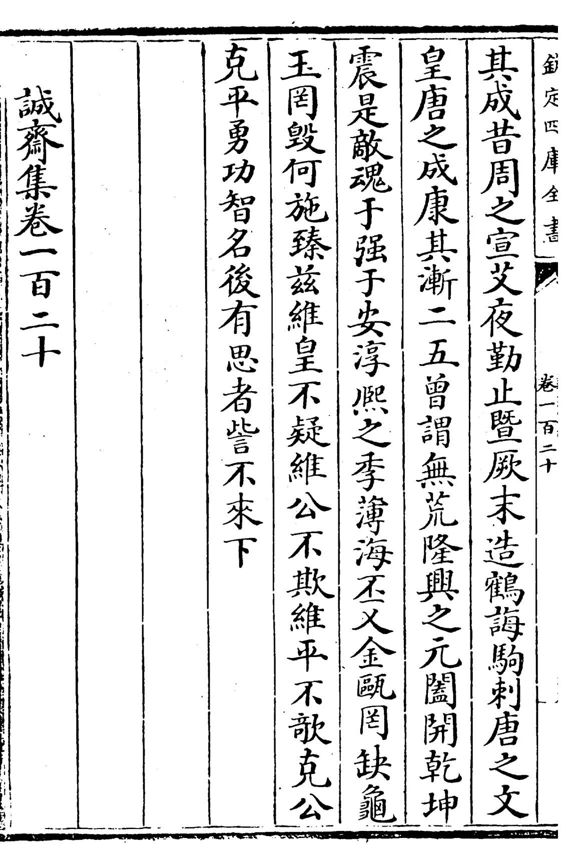
添差本路幹官以治喪事官其子孫七人卹典從厚終始哀榮明年十二月甲申葬於婺之北郭外隆壽之原公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温州瑞安縣紳之女累封冀國夫人子八人模通直郎監西京中嶽廟樞朝散郎主管佑神觀機通直郎監西京中嶽廟樸迪功郎棟奉議郎主管佑神觀檝修職郎監西京中嶽廟槦宣教郎監西京中嶽廟栻寄理將仕郎模機樸皆先公卒一女適校書郎姚頡孫男女十四人公風骨清臞肅然簡遠家人

未嘗見其喜慍冲淡寡欲自奉甚薄食不重肉一衣十年每一飲食魏國未食不敢先嘗閨門肅然寂無歌舞在公退食端居齋房觀書或至夜分合族千指與同飽温訓迪諸姪不異已子士夫客死必賙其歸好賢惜才人有片善終身不忘然不立黨與不市私恩每有薦進不告其人其不知者或以為怨終不自明公相孝宗論事安舒不迫不激論人先純正論政本寛厚是時士大夫多言閩人不可用者公嘗薦一二上曰非閩人乎公

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也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也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自此閩士多汝用云博士章頴論事狂直上議絀之公曰陛下樂聞直言故士夫以言相高恥不相若此風可賀也若絀之乃成其名也絀之愈甚其名愈重名既歸於下謗必歸於上上悅頴復留有司言天長縣水毀七十餘家上曰此常事何必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一日不可不聞水旱盜賊禮曰四方有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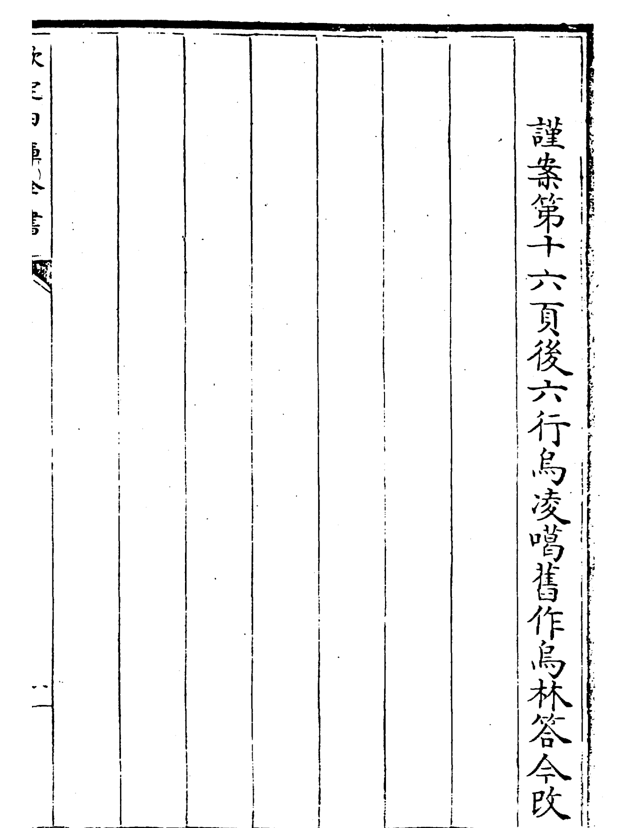
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上敬納焉君子謂此三言者真古大臣之言也其開廣賢路長養諫者固結民心增益主德其功遠矣故上每稱公曰不黨無私又曰剛直不欺夫外人見其粹温而上獨見其剛直揚巳要譽者能之乎隆興以來稱名相云有文集若干卷制草若干卷奏議若干卷既葬十四年栻走二千里以其兄樞之書來廬陵謁萬里曰先生非先公之故人乎墓隧之碑未立先生而不為尚以誰諉萬里則按其諸子所作

家傳及起居郎熊公堯所作行狀摭其繫天下國家之
大者書之銘曰
皇矣孝宗聖與天通英武剛明而相魯公孝宗赫然魯
公凝然赫然如山凝然如淵規鑿矩枘落落弗契云胡
相逢同底於治聞諸晏嬰有同有和同罔可否和罔唯
阿未聞衢室以俞廢咈面惟予從違弗汝弼維皇之剛
用公濟而維皇之英用公粹而皇武用公保大定功皇
明用公海函地容皇德增增皇功鍠鍠皇治其弘有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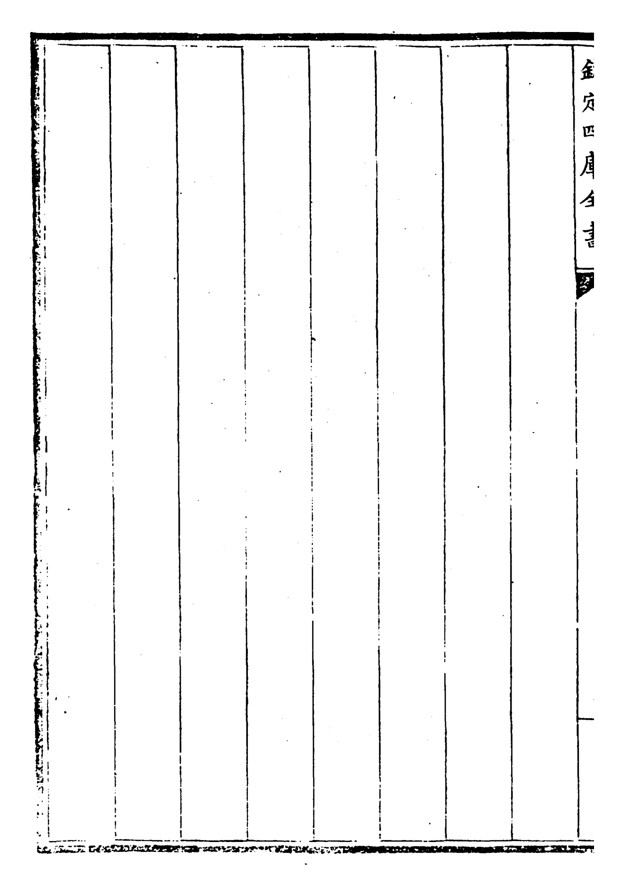


其成昔周之宣艾夜勤止暨厥末造鶴譁駒刺唐之文
皇唐之成康其漸二五曾謂無荒隆興之元闔開乾坤
震是敵魂于强于安淳煕之季澥海丕乂金甌罔缺龜
玉罔毁何施臻兹維皇不疑維公不欺維平不歆克公
克平勇功智名後有思者訾不來下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



謹案第十六頁後六行烏凌噶舊作烏林答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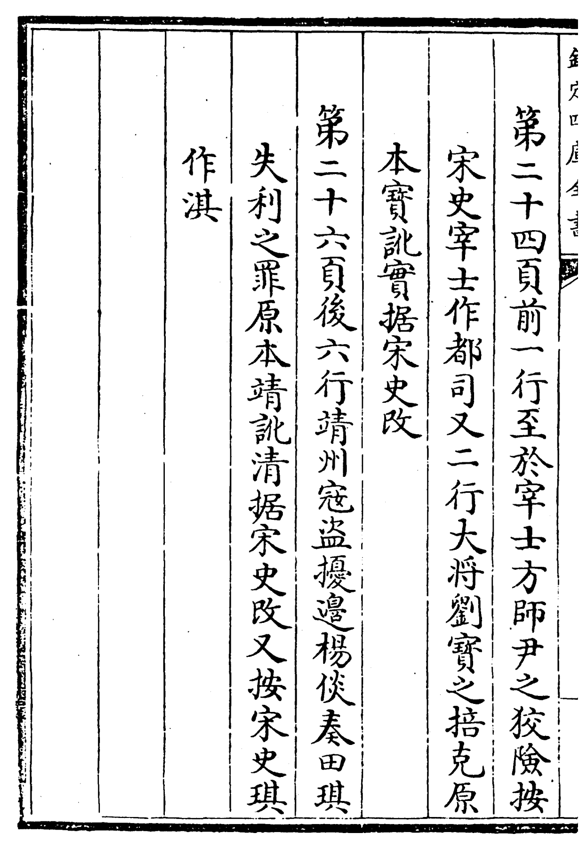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頁後五行潼川路轉運判官原本川下衍府字据宋史刪

第三頁後三行拜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原本拜訛科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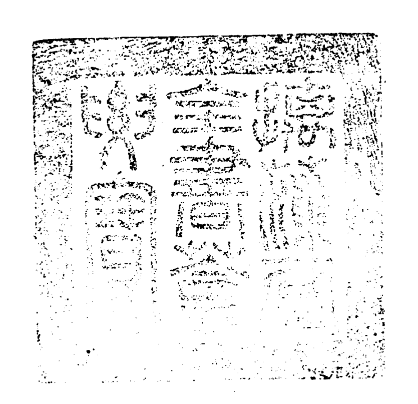
第九頁後二行即分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原本李訛學据宋史改

第二十頁後四行聖人不言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乎原本脫報字据表記增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至於宰士方師尹之狡險按宋史宰士作都司又二行大將劉寶之掊克原本寶訛實据宋史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靖州寇盜擾邉楊倓奏田琪失利之罪原本靖訛清据宋史改又按宋史琪作淇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范　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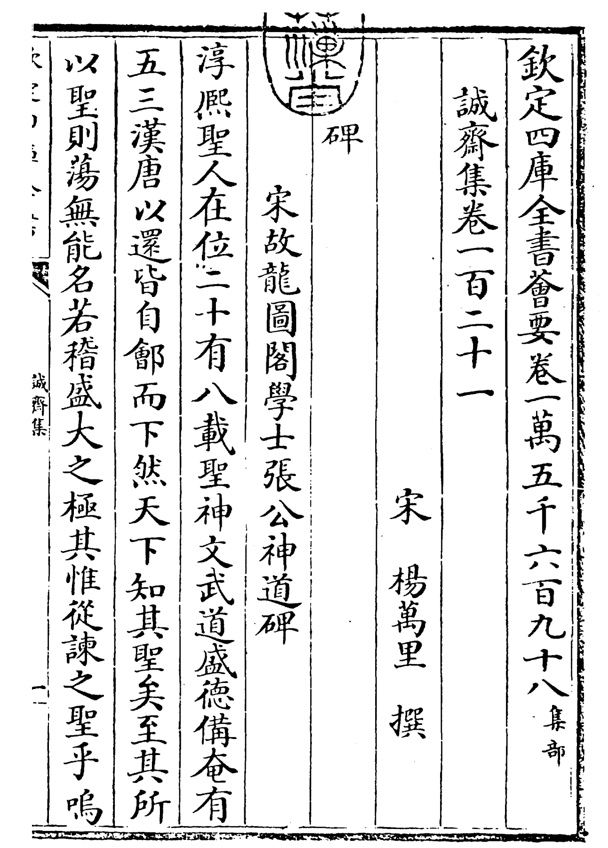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馬嗣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九十八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碑

宋故龍圖閣學士張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在位二十有八載聖神文武道盛德備奄有五三漢唐以還皆自鄶而下然天下知其聖矣至其所以聖則蕩無能名若稽盛大之極其惟從諫之聖乎嗚

呼足矣堯舜之聖蔑以加矣於是忠鯁雲集用即丕功時則有若諫臣張公者山之岱嵩星之五行歟公諱大經字彦文世家建昌之南城曾祖諱新祖諱本父諱富俱隱德不仕父贈至光祿大夫母朱氏封宜人贈宜春郡夫人皆以公也光祿倜儻尚義而深不願人知君子知其有後公自總角從師刻志勵行不妄交游肄業精勤休澣不輟人罕識其面年十九罹光祿憂執喪如禮敬奉慈母益力學問再舉禮部第紹興十五年進士閱

仕自尉南陵丞貴溪晉江宰吉之龍泉簽事定江軍判官事守真定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江東刑獄入為監察御史大理少卿殿中侍御史右諫議大夫侍講禮部尚書侍讀出守建寧提舉玉隆宮鴻慶宮太平興國宮積官至正議大夫贈銀青光祿大夫爵清河郡侯食邑一千九百戶享年八十有五公在江東半歲名入覲公見上歷陳民瘼時務氣和詞直翊日除監察御史先是上欲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御筆獨可公

姓名見上曰朕於十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命下中外聳歎公自惟暮齒擢自遠外益思補報首論士風四弊曰掊克媮惰誕謾浮虚時初秋閔雨詔兩浙江東慮囚言諸路獄多淹滯有未決者一百有六十欲令刑部書之於籍嚴立其期趣令具獄庶囹圄一空感召和氣以消旱暵一再言之上嘉其言增秩二等大理正丞比年居外公以為言有旨作舍寺庭由是寺官無居外者朝列肅然淳熙八年為殿試考官對策切直者置

前列其在殿中首言今日之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勑局儲才之地宜遴任而已試者仍不除兼官又以治民之本在監司請令侍從給舍舉郡守之通敏可監司者一二人職事補外亦必觀其才力勝任然後俾之諸路拯荒監司守令之賞宜戒偽濫時二麥既登流徙稍復而飛蝗頗多公言於上曰願陛下深思天人相與之理彌加警懼飭大臣講求人事之未至者更張而力舉之政刑之間益致其謹俾内而百官有司輸忠讜崇寬

大各脩其職以濟事功外而監司守臣察貪吏平寃獄去苛斂以寛民力而息愁歎公嘗因見上談間奏云陛下面命講讀官欲覽德宗之失令各言缺失譙冲如此何憂不治上曰德宗不學不知道公奏云信如聖訓德宗拒諫飾非奉天所聽陸贄之言皆出强勉陛下從諫如流實祖宗之福其在臺端首進正人心之説以為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臣嘗求其故毋乃人心之未正乎昔仁宗嘗患搢紳躁競文彦博以為

恬退者擢則趨求者恥乃薦張懷韓維輩真宗嘗問治道何先李沆對以不用浮薄此最為先因言梅詢曾致堯等不可用令能如此則浮薄之風何患不革陳絳贓敗仁宗諭輔臣以訓飭親民之官轉運張士遜辭王旦以權利為戒令能如此則貪刻之風何患不革臣願陛下用人之際益思所以察邪正崇忠厚表廉潔明義利彰好惡俾中外知趨附浮薄者之必抑貪汙掊克者之必去則莫不洗濯其心靡然一歸於正上再三稱善

至言朝士謁告以免朝參浙西收租而加公量諸軍市易諸郡遏糴奉使不可以不素擇監司不可以限資格事皆施行而監司一說上尤注意妙選寺丞四人同時臨遣中外咸以為榮其在諫省首以警懇為戒謂人主之患莫大乎安於小成足以近效而無始終不息之志故愛君憂國之臣每以遠大之效古人之事業勉其君以必為魏徵願為良臣益以臯夔自任而致太宗於堯舜也陛下宵旰圖治二十年于兹而其效猶未能遠過

於太宗比年以來旱蝗繼作星緯失常雖宸心焦勞聖

德感名而獲一稔之應退舍之祥然天人相與之際益

有甚可畏者欲望陛下謹終如始天心既格而警懼之

誠益專沴氣雖銷而脩省之意愈篤不為近功毋急小

利必欲措世泰和而後已上深嘉納臣官源以姦敗公

言欲革此習當裁之於未然公見民力愈困請通漕臣

之計以補州牧之有無拘户絶之租以廣常平之儲衙又

請嚴贓罪改正之法以懲貪黷之吏收外路辟闕歸吏

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公常從容奉燕閒上曰比來中外亦無事公退而上䟽曰臣聞治不忘亂此人主之遠圖也漢文帝時可謂安矣而賈誼以為方今之勢猶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本朝仁宗時可謂治矣而蘇洵以為天下之勢如坐敝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葢二臣之心憂治世而危明主不得不然也今者法度脩明紀綱振肅上下和輯邊陲晏清謂非治安可乎然邊境雖安而輿圖未復災沴雖消而豐歲未可必至如

寛賦裕民選將練兵急人才厚風俗未能副聖之所欲者尚多也臣願陛下愈加兢業日新又新毋以古人之治為難能而勉其所未至毋以今日之效為已足而堅其所欲為上忻然開納秋旱下詔求言公上疏陳四弊曰臣聞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今者旱暵之孫薀民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困竭而愁嘆者多軍士貧乏而怨嗟者衆當今之獘無大於此者夫民力之竭由於賦斂之無藝賦斂無藝

本於財計之趣迫州縣之間繒帛不受其物而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而何止倍輸峻榷酤之禁苛闗市之征至如預借田租誅責積負羅織以罪而罰入其財無名之需數外之歛有不可殫舉者督迫之勢自上而下民之愁嘆理所必然蘇民力而息愁嘆其必自版曹始版曹寛則州縣寛州縣寛則民力蘇矣國家竭天下之財以養兵而軍伍乃有貧乏之嘆何哉蓋生齒滋衆而廪給不贍故負薪鬻屨亦皆為之為主帥者又多務剥

下以濟其私臣聞之道路皆謂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主之者唯譽其美恃之者畧無所憚平時賂遺之費非天雨鬼輸軍士安得不貧怨讟安得不作初傳陛下欲親大閱士卒忻然俄而報罷殿帥閲習勞賚薄少遂有大半不聲喏者試藝滅裂軍容不整至有失馬踐死者紀律隳壞一至於此葢由主帥營利自豐素名衆怨是以一旦臨事遂見乖謬池州統帥虐用衆力不勝其苦燕饋總領費用不貲軍情揺動怨語流播而黜罰皆

未加焉臣願陛下精擇將帥使之愛養士卒窒其倖進之路察其借譽之私赫然如齊威王烹阿之舉則軍情悅而緩急可用矣然今日之弊復有大者臣聞漢王吉曰朝廷不備何以言治左右不正何以化遠往者一二近習固甞招權納賂以致人言陛下特發英斷斥而去之雖舜之去四凶不是過也今道塗之人猶竊有議但見干進者或得其所欲由徑者或遂其所求而竊意其有為之地者皆謂此輩在陛下之前未必敢直指其人

之賢與否也明言其人之求與此除也意者浸潤之言或得以乘其隙彌縫之譽或得以逞其私不然此輩居第名園越法踰制外莊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之廣何以濟其私耶臣願陛下踈斥姦回憸腐之人更選老成醇重之舊以備給使痛懲僭侈抑絕倖門毋俾妄議上累聖德然今日之弊又有大者臣聞韓愈嘗因旱抗論曰君陽也臣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潦聖明在上而羣臣不能盡心於國有君無臣是以久旱觀愈此言其旨

深矣今陛下厲精於上而大臣不任責於下今日進呈明日取旨殆不過常程差除瑣瑣細故而已欲革一弊先恐名怨欲立一事惟恐累身事有可行而不行曰此上意也有當用而不用曰此上所不樂也委其責於人而掠其功於已每事依違無所可否如此而望其燮理陰陽感召和氣難矣臣願陛下深鑒韓愈之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之事必有能辦之者而陛下又何勞焉閱旬日公見上而言曰陛下近以

閔雨引咎責躬求言補闕擇衆言有可行者行之上曰已令大臣錄其可行者如捐南庫錢與戶部池州郝政勑降充統制官殿帥尋亦補外蓋用公言也其在春官雖無言責而論思獻納尤多如開數路而求賢以補郎曹教兩淮之民兵以備緩急監司毋多騶從以費州郡諸路時行推排以惠貧民減宗子取應舉數以廣族睦之恩增四川銓試律義以嚴門子之選求人才者大臣之職舉將才者二府之責馭軍宜嚴侈俗宜禁劇郡擇

守以備監司之選治行列薦必推實迹之求中武舉者勿換文資宰巖邑者必因薦舉每進見縷縷為上陳之其在講筵因講易之家人損二卦深陳一家之道損上益下之義嘗侍燕閒賜坐上從容問日飲幾何所餌何藥宦遊所歷何地嘗當春時上問玉堂花木云卿於此亦少進杯杓及歸院即宣賜流香果實恩意周洽如此公屢求退願為祠官上曰卿公廉必能為朕牧養小民乃以徽猷閣學士知建寧公自除大宗伯至是衣帶鞍

馬再膺蕃錫都門祖餞從臣分韻賦詩朝士以詩贈行觀者歎息如二疏焉其在建寧未幾移鎮紹興公力祈免不拜新命章數上乃被提舉玉隆宫之除以歸公還家省松楸會親友奬後進藏書萬卷周覽無倦鄉閭有枉抑不伸孤弱無告或貧不能舉婚喪或不能詣吏部試禮部者公皆全而濟之至親近族或月有所給焉繼領南京鴻慶宫十六年今上登位以覃霈轉通議大夫又特頒詔奬進龍圖閣學士下詔求言公乃上疏言先

正司馬光嘗論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有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又言當法壽皇之孝與勤儉遵行壽皇之畏天愛民任人納諫又言毋恃和好之安而忘備禦之謀紹興改元領太平興國宮告老以通奉大夫致其仕公壽登八十闔室驩躍於立春講慶命章彩服重行拜舞捧觴稱壽鼓吹並作內外姻舊載酒設禮撰為詩歌以贊美之尋開賔筵踰月乃罷閭里歆艷以為盛事五月八日皇上受禪覃霈於是有正

議之命閏十月降詔撫問賜銀匳藥茗王人踵門恩光赫奕前此未覩也公姿禀特異年寖高體益彊一日疾作粥食為廢湯劑靡效乃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家事薨於正寢實慶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也訃聞天子憫之於是有銀青之贈公娶蔡氏累封至淑人丙遇慶壽恩以子加封咸寧郡夫人夫人與公同生於甲午先公八年卒子六人元譓早世元晉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元益從政郎監潭

州南岳廟元豫儒林郎監潭州南岳廟元渙承事郎監
筠州新昌縣酒稅元復國子監發解元豫元復皆先卒
女二人長已笄而亡次適承節郎趙師復孫十二人國
器承事郎知吉州太和縣丞國華修職郎新興國軍司
户恭軍國均承務郎新監紹興府支監倉國成承奉郎
新監温州支監倉國光國棟國樞國祥國著國基國俊
國紀孫女六人長適從政郎南康縣丞吕伯固次適陳
光向大榮黄策皆舉進士餘未行曽孫男三人女四人

皆幼諸孤將以某年月日葬於可封鄉梁家湖之原從宜春夫人之兆也公忠孝天得方重質實自奉清儉待人謙和言不妄發宇量恢恢莫測其際而開心見誠學問醇正識趣超詣處事精審慮患深長每先事而言或者以為過計已而信然宜春太夫人享年九十有八時公年六十象服委蛇金紫怡愉七迎板輿就養公舘士大夫榮之元晉等承顔養志皆就祠祿元渙雖任筦榷閒求檄歸侍乃屬疾捐舘三子皆在左右云先是元晉

以書赴告於予曰先公辱下執事與游久故甚厚非執事誰宜銘予不得辭公為守令有惠化為部使者有風稜待制劉公國瑞狀公行實備矣兹不重出獨表其在言路時之政績大有裨益者而為之銘曰

維皇孝宗惟天為崇從諫弗咈聖名獨隆温温張公不婞厥衷不婞厥躬惟樸故忠朝陽在東鳴鳳梧桐匪鳳則鳴惟天為聰文皇徽珪臣主惟徽一舜一夔是在淳熙

故工部尚書煥章閣直學士朝議大夫贈通

議大夫謝公神道碑

淳煕聖人睿文自天典學日新尊道隆儒先路五三於是儒學之士雲蓊川滙人舒向家毛鄭也而其耋艾典刑之尤者在二淛則雪川程公泰之在西蜀則眉山李公仲仁在江西則清江謝公昌國也然程李二公或以經學鳴或以史學鳴或以文詞鳴曰經而經曰史而史曰文而文者其惟謝公乎公諱諤昌國其字也家臨江之新喻其先叔方唐武德初都督洪州因家於高安至

元和年間徙居新淦十世而懋與弟岐子舉廌世充同登元豐八年進士第時稱臨江四謝舉廌字民師有藍溪集東坡蘇公與之論文有書尤稱其世上無真是之詩蕃公四世伯祖也曽祖臻祖誠父革皆不仕始徙居新喻自號清風老人累贈太中大夫母胡氏累贈淑人公幼敏而愿不妄語書日記千言既冠文名載振屢薦名最後首送紹興二十七年第進士授迪功郎峽州夸陵縣主簿未赴江西常平使者王傳檄公攝撫州樂安

縣尉公條治盜方畧上部使者其要在開其徒自告三十一年至夸陵適北陲有釁羽檄旁午邑缺員令州請於使以公兼邑事軍無乏興民亦不驚擾循左修職郎陞左從政郎授吉州錄事叅軍瘦死者舊瘞以鞹往往暴骨公白郡取官船棄材以棺歛之民有陳其姓者僮胠其篋以遁有隱盜者陳訴之官辭過其實反為隱盜者誣訴連帥龔公茂良思欲没入陳之産公為書以白帥陳氏竟免而帥亦以是知公以薦者改左宣教郎知

袁州分宜縣表孝弟崇學校政尚忠厚縣名難理積負於郡者數十萬一歲常賦之外又鑿空索緡錢二萬餘公嘆曰桑弘羊復生亦不能矣乃疏其弊於諸部使力求蠲損得損亡幾以母憂去後令許公繼請於朝竟蠲積負十三萬緡至公言路又以分宜及秀之華亭月椿同奏詔兩路漕臣躬至二邑廉問故袁之四邑列蠲正額民錢僅二萬而華亭又數倍焉分宜之民始有生意服除請為祠官以便養親授主管台州崇道觀尋丁父

憂服除授幹辦行在諸司粮料院除國子監主簿太學博士監察御史先是州縣役法久蠹公里居時嘗教其里之人自占户之甲乙産之高下高役者自請承之編為一書命曰義役至是以聞於上下之諸路民多便之又論民之繇役有曰保長者有十二患又論湖州安吉夏租繭絲之征既輸細絲又輸細綾又輸細絹請蠲其一從之除殿中侍御史論大夫八習曰不恤曰狥私曰貪恣曰刻薄曰侈汰曰輕率曰詐偽曰隱蔽凡此八習

為民八患宜法湯之官刑以警之除侍御史首論已然之惡為易見未然之姦為難知謂之姦者寘於心晦於迹未易研究上嘉納之淳熙十四年淮浙大旱七月詔求直言乃舉歀政如繫獄之淹如征商之苛如榷酤之羨如經總月椿之箕緍如越州廣德軍之和買又條振貸七策其要在勸分從之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尚書因言於上曰先儒論學先致知經者致知之源帝王之學先稽古書者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為本觀書者

當證以後世之得失上曰人君不知學則必至於自怠如唐太宗非無功也而不知學卿謂讀書取證於後世者甚善上又言及學問公對曰天下之事立本救弊而已臣嘗聞陛下論及允執厥中葢中者本也中則不倚自然無獘上曰聖人所以貴中者無過與不及也嘗夜召見論及南北事上曰當乘機會公曰機會雖不可失而舉事亦不可輕上曰甚善公每遞宿必召見賜坐賜茶從容問曰聞卿與邵雍從游雍學問甚好公具陳本

末上曰雍論性可取朕於性說獨取孔子性相近與上智下愚之說其言簡而易明自孔孟而下論性者愈煩皆失性之本公對曰陛下論性真得其要上又問雍曾見伊川否公對曰程頤時雍尚幼雍父忠者得頤之傳上問曰觀雍議論多出於易有易解否公對曰有其解明白雍初封冲晦處士加封頤正先生皆自公發之今上登極公獻十銘其詞曰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

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風雷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檄捉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日問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盜賊姦回諛說尤害於國自治十全可以理外重乃輕馭輕動為戒又疏二事其一則謂治天下必有家法以為一定長久之道其二則謂舉人望之賢以聳動中外則巍巍

之功易以有成時稱十銘如李衛公丹扆箴云因經筵勸講又陳二節三近累百千言大槩謂所當節者二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三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未幾補闕薛公叔似拾遺許公及之有詔各與卿監以示褒擢公獻疏曰以補遺遷卿監官固陞矣意則非也況此二職壽皇復建之所以導諫用意至遠若驟廢之非新政所宜公嘗言有直諫有寓諫直諫者言之難受之尤難寓諫者言之易受之亦易嘗進講至

書無逸嗣王其監於茲言於上曰監之一字帝王治功根本由三代以監戒之詞為常所以治多而亂少堯舜之慈儉禹之菲飲食卑宮室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皆周公所言四君無逸之類也太康敗於甘酒桀敗於酒池厲王敗於荒酒幽王敗於沉湎淫佚皆周公所言商受酒德之類也成王能用其言而躬無逸之行以致盛治誠可為萬世法十六年四月除御史中丞尋權工部尚書六月上章請為祠官甚力除煥章閣直學士知

泉州又辭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秩滿再請許之
既奉祠來歸天下士君子高其風公始居縣之南郭名
其燕坐曰艮齋人稱艮齋先生後居東郭竹樹環列而
桂尤盛遂以桂山名其堂又皆稱桂山先生云紹熙五
年十一月九日以疾薨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四階朝議
大夫爵清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遺表聞特贈通議
大夫娶胡氏封淑人柔恭儉敏壼内之事不以毫髮煩
公二子峴宣教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

坑冶鑄錢司檢踏官峙先卒三女適進士丁南容胡定
彭焆孫男四人淮渭皆登仕郎漳澧皆補蔭未命孫女
三人長適進士歐陽珙餘幼公孝友温恭出於天性清
風老人喜詩公每征行有賦詠必寄歸曰以此當綵衣
之戲老人曰以是娱我足矣二親耋期而康寧朝夕侍
養怡愉見者感化教育二弟皆得公學識有譽庠序諮
中淳熙乙未科每謂二弟曰二親高年兄弟侍養之樂
雖聖賢亦所難必公每云人之立志要以聖賢自期毫

末私意不介胸中然後能與天地相似孝宗嘗有恬静正大之褒故烏臺諫省出入七年凡所糾正無異論無怨言公有文集一百卷經解四十三卷奏議十卷性學淵源五卷雜志二十卷孝史五十卷公之經學受易於郃雍以達於二程謂艮者聖人之止無妄者聖人之動其銘有曰仁義忠信葢無常名由近而推則勇於行又曰出門萬里其塗蕩蕩用震以乾是曰無妄學者宗焉公之文祖歐陽公與曾南豐予嘗謂公曰近世古文絶

弦矣昌國之文如送陳獨秀序甚似歐而南華藏甚似
曾皆我所弗如也予在朝時甞攜二文以示兵部侍郎
蜀人黄均仲秉仲秉以古文自命未甞推表一人至見
此文讀之一過曰好再過曰極好三過曰此古人之文
非今人之文也均也見文集不少矣而獨未見此文果
何代何人作也予笑曰此古人今在中都之逆旅將詣
曹而覓官黄驚曰乃今人乎慶元元年十一月甲申其
孤峴奉公之喪葬於袁州分宜縣神龍鄉鍾山里西峰

安覺院之右近太中淑人之塋從公志也後六年峴以書及文林郎歐陽朴之狀來曰先公葬六年而墓隧之碣未立非敢忘也念先友最故者加少而深知者又加少蕉斯二者微先生碣之而誰也予因特書其大者其詳則有行狀與言行銘曰

皇矣維宋奎宿芒動文儒以光漂漢滌唐洛中之程洞聖之經南豐之曾司文之盟豐洛以降疇嗣其響中興昌辰謝公其人攡易之緼孝宗下問優入程域澄源乎

民以文而鳴古文勃興陟彼曾壇韶鈞其研有一其得則百斯世云胡傷㢘奄有其二公没六年草鞠新阡碑於隧前列彼下泉

六一先生祠堂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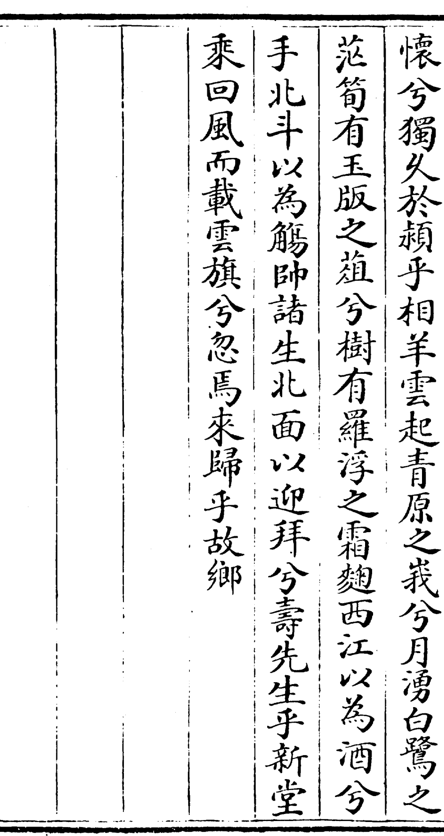
嘉泰三年夏四月上庠名儒武寧胡公元衡以廷尉正膺帝懋簡作牧廬陵幕府初開延見士民顧而喟曰此邦六一先生之故里也太守令日之政其將疇師近舍先生遠取遂霸是宅鄧林而度材於北山航滄海而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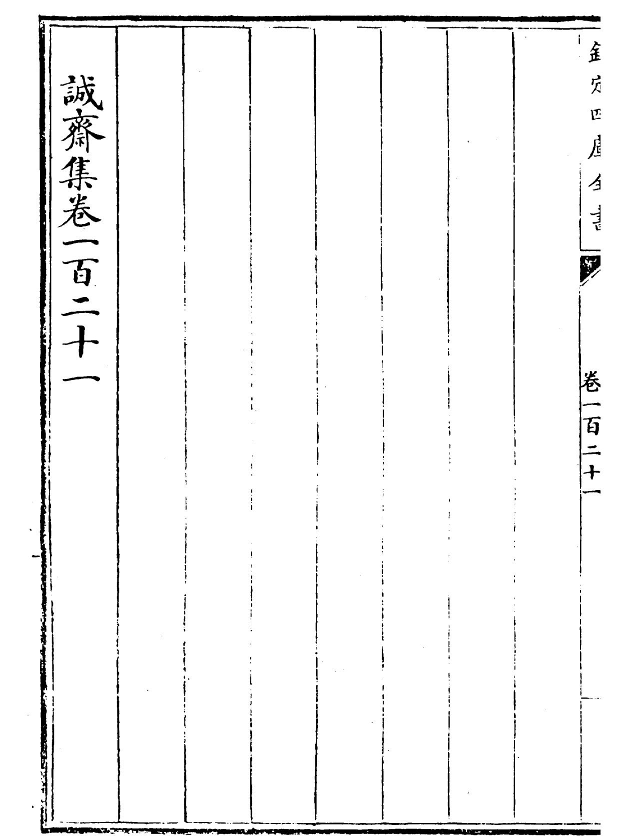
珠於南浦於是每夜漏未盡十刻先雞以興盛服以出周諏民瘼允哲民情治賦以寛聽訟以詳敷政九思而後行録囚百慮而後决至於精意雩禜體為之瘁禱雨雨降祝雪雪至既十告朔仁形於心化孚於民山農溪叟咸以手加額曰此古儒者之政也前日開府之言其有合哉是足以對越吾鄉先生文忠公矣公一日追暇登才使君所作六一之堂則又仰而嘆曰古者必祭有道德者為樂之祖此禮經明訓也令居六一之故國撫

喬木之蒼然誦秋聲鳴蟬之賦覽唐書五代史之藁栽如之冠睟如之容忽乎瞻之在前也伊欲折白鷺之芰荷酌青原之石泉社而稷之乃無一精舍以妥屏攝以為邦人考德問業之地不曰室邇而人遠乎面堂之南得一虚亭增築一室就先生之像而祠焉明年四月將屬士民落之移書萬里曰紀祠之碣招神之些不在子其將焉在乃為之作迎享送神之詞曰

緊斯文之鼻祖兮肇集成乎素王二太極而三兩儀兮

曾謂遠賢於虞唐一刪一定而一條兮紉天紀而綴人綱膊盾止於麟筆兮遏萬祀臣子以無將恫岱頹而設崇兮邪詖錟烈而波狂蹇道統之三絶兮疇再近孔氏之光隄無君無父之方割兮窣一孟之為坊樸虛無齊戒之鬱攸兮前一韓而后一歐陽微一聖一賢之擇兮人倫何怙而不亡惟泰元尊之丕仁兮賚先生乎仁皇上以求夫法宫兮下以王乎此邦羌此邦之子衿兮疇莫扈先生之芬香耿先生之精爽兮千秋萬歳此邦乎


不忘矧崇永之馬鬛兮宿草風悲而雨荒庸展省之不懷兮獨久於頮乎相羊雲起青原之峩兮月湧白鷺之范筍有玉版之葅兮樹有羅浮之霜麴西江以為酒兮手北斗以為觴帥諸生北面以迎拜兮壽先生乎新堂乘回風而載雲旗兮忽焉來歸乎故鄉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一